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中国青年

⑩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中国青年

10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卷 第十一期

与英国作家 H.C. 威尔斯的谈话	斯大林	二
列宁的为人	萧林	一七
怎样建立青年武装组织	鍾效培	二八
什么是无产阶级意识	吴良珂	三四
反迷信提纲	乔木 肖平	四三
古中国的故事(上)	许立群	四九
文学上的才能是那里来的?	艾思奇	六二
知识份子做工多久才算工人?	邓发	六四

第二卷 第十二期

劳动青年为和平而斗争	沃尔夫著 师哲译	六六
华北青年工作干部训练的几种方式	童大林	七八
谈文章的通俗写法	陈企霞	八六
古中国的故事(下)	许立群	九六
凤蝶外传	董纯才	一一二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是否是新民主主义的	罗迈	一二一

什么是有机联系	和培元	一二四
---------	-----	-----

第三卷 第一期

对《中国青年》的希望	洛甫	一三〇
中国青年当前的任务	朱德	一三一
伟大时代的青年	吴玉章	一三二
我对于青年的希望	徐特立	一三三
在抗日根据地中的青年新任务	李富春	一三五
献给中国青年	叶剑英	一三六
中国青年当前努力的方向	冯文彬	一三七
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底作用	恩格斯	一四一
经济是什么	季云	一五三
民众运动一	关烽	一五九
编者的话		一七一
加强我们的通讯工作	李锐	一七二
陕甘宁边区青救会改善青年生活的斗争	林红	一八〇
西安风景	曦明	一八七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艾思奇	一九七

第三卷 第二期

冯文彬同志与本社记者谈话	二〇二
中国青年与当前时局	任弼时
	二〇四

第三卷 第三期

列宁斯大林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〇六
华北建立正规青年武装的经验	二二三
托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	二二三
王华	二二三
民众运动二	二四〇
关烽	二四〇
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封建经济	二四九
丁冬放	二四九
不同的字典及其他	二六〇
伯达	二六〇
从烦恼到快乐	二六三
范文澜	二六三
目前学校教育中的几个严重问题	二七四
青年要尊重妇女和推进妇女运动	二七五
中国青年的责任	二七六
凯丰	二七六
巩固内部建设的三大任务	二七八
斯大林	二七八
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	二八五
李昌	二八五
反对对妇女的不正确态度	二九一
李锐	二九一
延安县妇联会、青救会开展青妇工作的共同决定	二九七
说难	二九八
乔木	二九八
原野小歌	二九八
李雷	二九八
救救知识份子	二九九
杨永直	二九九
『贤文』抄	三〇一
周瑜的死	三〇一
许立群	三〇一
民众运动三	三〇三
关烽	三〇三

半殖民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丁冬放	三一六
政治是什么	尚格东	三二六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怎样学习外国语的	莱倍尔斯基	三三〇
文化课教学的经验	贺文胜	三三七
记一个前线刊物的诞生	韦君宜	三四四

第三卷 第四期

学习具体的知识		三五〇
西班牙青年统一的四年		三五一
怎样教和学联共(布)党史?	杨松	三六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上)	丁冬放	三六八
我们的禁果	须旅	三七八
小品三题	乔木	三七八
冬夜之歌	井岩盾	三八二
『贤文』再抄		三八二
科学和科学家的故事	乔木	三八三
论『土地之盐』	何其芳	三九〇
飘零的黄叶	张闻天	三九三

第三卷 第五期

迎接艰苦和斗争		四〇二
美国青年大会		四〇三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	萧林	四〇四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下)	丁冬放	四一六
关于目前青年们的恋爱、结婚和生小孩子	伯达	四二七
致非世界语同志们	又燃	四二九
『贤文』三抄		四二九
冻结的河	星海作曲 俯拾作歌	四三一
科学和科学家的故事(续完)	乔木	四三二
胆小的青蛙	严文井	四三九
关于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	王思华	四四四
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许立群	四四四
『贤文』的意义何在		四四七
编者致读者		四五二

第二卷 第十一期

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

斯大林

列寧的為人

蕭林

怎樣建立青年武裝組織

鍾效培

什麼是無產階級意識

吳良珂

反迷信提綱

喬木、勳平

古中國的故事

許立羣

文學上的才能是那裏來的（問題與答覆）

艾思奇

中國青年

與英國作家 H. G. 威爾斯的談話

斯大林

（這篇談話的時間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因為牠所討論的問題很廣泛很重要，而解放社的斯大林選集却未收入，所以我們特將其譯出發表——編者）

威爾斯：斯大林先生，您答應接見我，使我對您很感謝。不久以前，我曾在美國與羅斯福總統有過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想弄清楚他的領導思想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到貴國來，就是爲的要仔細問您，您爲了改變世界，……要幹什麼。

斯大林：不要太客氣了……。

威爾斯：我有時遊歷世界，以一個普通人來看一看，在我的周圍正在做些什麼事情。

斯：像您這樣的大活動家，並不是『普通人物』。當然，只有歷史才能指明，某一大活動家有多重要，但是在任何場合之下，你並不是以一個『普通人』來看世界的。

威：我並非故意謙遜。我是指我是竭力用普通人底眼光，而不是政黨的政治家或是負責的政界要人底眼光去看世界一點而言。我此次在美國的旅行曾予我以強烈的印象。舊的政界崩潰了，全國底經濟生活正在按照新的形式來重新改造着。列寧當時曾說要『學習做生意』，要向資本家學習這一點。現在資本家們應當向你們學習通曉社會主義底精神了。我以爲，在美國，是在實行一種深遠的改造，是在實行建立一種有計劃的，即社會主義的經濟。您和羅斯福是由兩個不同的出發點出發的。但是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有沒有思想上的聯系，思想上的因緣呢？例如，我曾經在華盛頓所看到的，管

理機關底擴大，許多新的國家調節機關底建立，包圍的社會事務底組織，在這裏也在進行着。像在貴國一樣，他們領導底技巧也是不夠的。

斯：美國的目的是與我們蘇聯的目的不同的。美國人所追逐的那種目的，是產生在經濟紊亂，經濟危機的基礎之上。美國人希望不改變經濟基礎，而在私人資本主義活動的基礎上擺脫危機。他們力謀把那由現存的經濟制度所招致的破壞、損失，減到最低限度。在我國，您知道，是在破壞不堪的舊的經濟基礎底地基上，建立起了完全另一種新的經濟基礎。甚至，即使您所說的那些美國人，部份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即把這種損失減到最低限度，而在這種場合之下，他們也沒有消滅現今的資本主義體系所固有的那種無政府狀態底根源。他們把那種必然要導向而且不能不導向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經濟制度仍然保存下了。所以，就在最好的場合之下，還談不到改造社會，還談不到消滅生產無政府狀態和危機的舊社會制度，而只是限制舊社會制度底個別的壞的方面，限制舊社會制度底個別的混亂狀態罷了。這些美國人在主觀上也許在想他們是在改造社會，但在客觀上，現今的社會基礎，在他們仍是保存下了。所以，在客觀上，是沒有社會底任何改造可言的。

計劃經濟也是不會有的。什麼是計劃經濟，它有些什麼特徵呢？計劃經濟是在力謀消滅失業現象。就假定，把資本主義制度保存下成功把失業減少到某種最低限度。但是不論那一個資本家從不會而且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完全消滅失業現象，消滅失業後備軍——它的使命就在給勞動市場以壓力，保證工資低廉的人手。你看，這已經是資產階級社會底計劃經濟底一個破綻。其次，計劃經濟是以加強其生產品為民衆特別所需要的那些工業部門底生產為前提。但是您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底擴大是根據完全別一種動機來進行的！那一個經濟部門底利潤率最大，資本就向那一個經濟部門邁進。您從不能迫使資本家自己遭受一點損失，同意較低的利潤率，以滿足民衆底需要。如果解除資本家，如果不擺脫生產手段底私有主義，那末，您就休想建立有計劃經濟。

威：據所說的當中有好多地方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側重指出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整個國家許可計劃經濟原則，如果政府漸漸地逐步開始一貫地實行這個原則，那麼，歸根結底，財政寡頭制就會被消滅，而盎格魯撒克遜人士所了解的社會主義也就會樹立起來的。羅斯福底「新政」口號有着巨大的成效，據我看來，這些口號就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我以為與其強調兩個世界間的對抗，不如在現在情況之下，竭力確立一切建設力量間的共同理解。

斯：當我說到在保存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下不可能實現計劃經濟原則時，我絲毫不想減少羅斯福的卓越的個人的品質——他底主動、勇敢和堅決精神。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底一切舵師當中，羅斯福是最有力的一員，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指出，我對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的信念，並不是說我對於羅斯福總統底個人的能力、才幹、勇敢精神，有所懷疑。但是，一個最有才幹的大將，假使環境不利於他的話，那他就不能達到你所說的那種目的。在理論上，當然，並不排斥，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可以漸漸地逐步地走向你叫做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主義底那種目的。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是表示什麼意思呢？在最好的場合之下，也不過表示對於資本主義利潤底最不可抑制的們別代表者加以若干抑止而已，對國民經濟中底調整原則略略增強而已。一切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只要羅斯福或現代資產階級世界底任何別一個舵師，採取稍微認真一點辦法以反對資本主義底基礎，那他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完全的失敗的。因為銀行不在羅斯福手裏，因為工業不在他的手裏，因為大企業，大經濟，都不在他的手裏。因為一切這些東西都是私有財產。無論是鐵路或商船，都是握在私有主底手中。最後，大批熟練勞動工程師、技師，他們也都不是在羅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裏，他們都是為私有主而工作的。國家在資產階級世界內底機能也不可忘記的。這是一個組織國防、維持「秩序」、徵收稅捐的機關。真正的經濟是很少與資本主義國家有關係的，經濟並不是在它的手中，反之，國家是操在資本主義經濟底手中。因此，不管羅斯福全付精力與才能如何之

大，但我害怕他不會達到他所說的那種目的，要是一般說來，他真有這樣的目的的話。也許經過幾代以後，可以略略接近於這個目的，但我個人認為，這是很少希望的。

威：也許我之相信政治底經濟解釋，比您更利害些。由於發明和現代科學，而發動了巨大的力量，這些巨大力量導向了優良的組織，導向了人類集團底優良的行動，換一句話說，導向了社會主義。不管社會理論如何，對個人行動底組織與調節成爲機械式的必要了。如果先從國家監督銀行開始，然後進而監督運輸，監督重工業，監督一般工業，監督貿易等等，那麼，這種包羅萬象的監督，就等於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國家所有制了。這也是社會主義化底過程。因爲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並不是像黑與白這兩個相反的東西。它們之間有着很多中間階段。有與土匪行動接壤的個人主義，也有等於社會主義的紀律性與組織性。計劃經濟底實現，大抵是依經濟底組織者、依熟練的技術知識份子以轉移的；這種知識份子，可以把他們逐步地爭取到社會主義組織原則底方面來。這是最主要的。因爲先有組織，然後才有社會主義。組織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組織的話，則社會主義底思想還是思想而已。

斯：個人與集體之間，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沒有也是不能有不可調和的對立的。也是不應當有這種對立的，因爲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結合而爲一了。社會主義是不能脫離個人利益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給這種個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滿足。並且，社會主義社會乃是保護個人利益底唯一堅固的保證。在這個意義上說，『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沒有不調和的對立的。但是難道因此就可以否認階級之間，有產階級，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無產者階級之間的對立嗎？一方面，是有產者階級，銀行、製造廠、礦山、交通、殖民地底種植場，都是握在他們的手中。這些人們，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除了自己追求利潤的意圖以外，什麼都是看不見的。他們不服從集團底意志，他們力謀使任何集團來服從自己的意志。而另一方面，則是窮

人階級，被剝削者階級，他們沒有工場，沒有製造廠，沒有銀行，他們不得不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爲生，他們被剝奪了滿足自己的最基本需要的可能。這些互相對立的利益和志向，怎樣可以調和起來呢？據我所知道的，羅斯福沒有成功找到調和這些利益的路徑。經驗告訴我們，這也是不可能的。愈對於美國的情形，比我要熟習的多，因爲我沒有到過美國，主要是根據書報來探討美國的情形。但是我關於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却有一點經驗，這些經驗告訴我，假如羅斯福想真正犧牲資本家階級底利益，以滿足無產者階級底利益，那麼，資本家階級就要拿別的總統來代替他了。資本家們說道：總統是可以去，可以來的，但是我們——資本家總是在的，倘若某一總統不能堅持我們底利益時，那我們可以另換一個了。總統究竟能拿什麼東西來反對資產階級底意志呢？

或：我反對這種將人類簡單的劃分爲窮者與富者的方法。當然，有專以謀利爲目的的一類人。但是，正是像你們這裏一樣，難道不是認爲這些人是一種障礙嗎？在西方，有些人他們擁有若干款項，希望把這些款項用作投資由此獲得一點利潤，但是並不認爲這是自己活動的目的，難道不以謀利爲目的的人在西方很少嗎？這些人把投資看作一種不便的必要。難道其活動不是爲謀利而是爲別一種刺激所推動的精神的和忠誠的工程師，經濟組織者很少嗎？據我看來，有一個爲數衆多的簡直能幹的人們階級，他們曾意識到了現存制度底不能令人滿意，他們被公認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將起很大的作用。近幾年來，我關於必須在廣大的工程師界，飛機師界，以及軍事技術界等宣傳社會主義和世界大同主義觀念一事想了好多。以直綫式的宣傳階級鬥爭來接近這些人們，那是無益的。這些人們懂得變爲血泊的世界是處在怎樣的狀態中，但是這些人們認爲你們的階級鬥爭底原始的對抗理論是無意義的。

斯：您反對簡單的把人類分爲窮者與富者的方法。當然，有中間階層，也有您所說的那種技術知識份子，在這種知識份子當中，有很好的、很真誠的人。在這人們中間也有不真誠的存心不良的人。

什麼人都是有的。但是人類社會首先是分爲窮者和富者，有產者與被剝削者，撇開這個基本的劃分，撇開窮者與富者之間的矛盾，那就是說撇開了基本事實。我不否認有中間階層底存在，這些中間階層不是立在這兩個相互鬥爭的階級中的某一階級方面，便是在這一鬥爭中佔着中立或半中立的立場。但是，我再重複一句，撇開社會底這一基本區分和兩大基本階級間的這一基本鬥爭，那是說抹煞了事實。這一鬥爭正在進行着，而將來還要進行的。這一鬥爭底結果，將決定於無產者階級，勞動者階級。

威：難道那些正在勞動着而且勞動能率很高非貧窮之人是很少嗎？

斯：當然，有小土地佔有者，手工業者，小商人，但是並不是這種人在決定一國之命運，而決定一國之命運的，則是生產社會所必要的一切的那些勞動羣衆。

威：但是須知有各色各樣的資本家。有蕭唯利是圖的這種資本家，也有甘願犧牲的這種資本家。例如老張爾根，他就只想謀利，他簡直是社會上的一個寄生蟲，他只是把財富集積在自己手中。可是我們再舉洛克費勒來看：他是一個出色的組織者，他是一個推銷煤油組織底模範，是一個值得模仿的模範。或者是福特：當然，福特是很圓滑的，是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們正在向之學習的一個生產合理化底熱情的組織者嗎？我要着重指出的，就是最近盎格魯撒克遜各國在輿論上對蘇聯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急轉。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底態度與德國的事件。但是也有不單單從國際政治而發生的其他一些原因。還有比較更深刻的一個原因，即廣大人士對基於私人謀利的體系正在瓦解這一事實之認識。在這些條件之下，我以爲不應特別強調兩個世界間的對抗，而應力謀盡可能地結合一切建設運動，一切建設力量。我以爲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認爲世界已經接近於舊制度死亡之日了。

斯：我所謂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意思並不是說，這都是一無所能之人了。毫無疑義的，他們之中好多有着很大的組織能力，這一點我並不想否認的。我們蘇維埃人民，向資本家學習了好多。就是您給以這種消極批評的摩爾根，無條件地，也是一個優秀的有才幹的組織者。不過，要您是說到親願改

這世界的人們，那末，當然，在以信仰與真理服務於利潤事業那些人們中間是找不到他們的。我們和這些人們是站在對立的兩極。您說到了福特，當然，他是一個有才能的生產組織者。但是難道你不知道他對工人階級的態度嗎？難道您不知道他把有多少工人無辜地拋到街頭嗎？資本家和利潤，血肉相連的，沒有任何力量能將他和利潤分開的。資本主義將來不是被生產「組織者」技術知識份子所消滅，而是被工人階級所消滅，因為這一階級是不能起獨立作用的。須知工程師、生產組織者，並不是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樣去工作，而是按照人家命令他的，按照主人底利益所命令的那樣去工作的。當然也有例外，這個階級之中也有解脫了資本主義麻醉劑的這樣的人。技術知識份子，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可以創造出「奇蹟」來，可以給人類以莫大的利益。但是他們也可以給人類以莫大的害處。我們蘇維埃人民，對技術知識份子有自己的不少的經驗。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定的一部分技術知識份子，不願意參加新社會底建設，反對這一建設，對這一建設怠工。我們會經各方面力謀把技術知識份子吸收到這一建設中來，並用一切方法去接近他們。經過了不少的時間，我們的技術知識份子才走上了積極幫助新制度的道路。今日，其優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底最前列了。我們既有了這一經驗，便不輕視技術知識份子底積極方面及消極方面。我們知道，他們既能作惡，又能創造「奇蹟」。當然，要是能以一擊可使技術知識份子在精神上與資本主義世界脫離的話，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但是這是一種空想。難道從技術知識份子當中可以找到好多人，他們願跟資產階級世界分裂，而獻身於社會改造嗎？據您看來，比方在英法，這種人很多嗎？不，願意與自己的主人絕裂，而開始改造世界的人是少有的！

除此以外，爲了改造世界，還應當有政權，難道可以疏忽這一點嗎？威爾斯先生，我以爲您太輕視了政權問題，這個問題在您的概念中，根本落掉了。須知甚至志願極佳的人，要是他們不能提出奪取政權的問題和手中沒有政權，那末，他們能做出什麼事呢？至多他們只能給奪取政權的這種新階級

以檢點，但是他們自己不能把世界翻轉過來的。而爲了這個，則需要一個大的階級，這個階級可以代替資本家階級，而成為像資本家階級這樣的全權的主人翁。這樣的階級就工人階級。當然，應當接受技術知識份子底幫助，而自己方面也應當給技術知識份子以幫助。但是不要以爲技術知識份子是可以起演獨立的歷史作用的。改造世界是個巨大、複雜、和艱苦的過程。要完成這個巨大的事業，則需要一個大的階級。進行巨大的航行，則需要巨大的船舶。

威：是的，但是巨大的航行，需要船長與航海者啊。

斯：對的，但是爲了進行巨大的航行，首先需要大船啊。要是沒有船舶，還有什麼航海家呢？那是一個沒有事的人啊。

威：大船就是人類，而並非階級。

斯：威爾斯先生，很顯然地，您是以凡人皆善的前提出發的。而我並不忘記，是有好多壞人的。我是不相信資產階級底仁慈的。

威：我回憶起幾十年前對待技術知識份子的事情了。那時技術知識份子是很少的，因之事情却是很多的。每個工程師、技師、知識份子，都有應用自己知識的機會。因此，這是一個最小的革命階級。今日技術知識份子太多，他們的情緒便急劇地改變了。從前從不喜聽革命言論的熱練的知識份子，現在對此種言論很感興趣了。不久以前，我曾被邀赴皇家學會——我們英國最大的科學團體——之宴，該會會長底演說，即贊成社會的計劃化和科學管理。三十年前，該會甚至連我所說的，都聽不到。現在領導該會則爲具有革命觀點主張科學改造人類社會的一個人。你們宣傳階級鬥爭，却沒有顧到這些事實。潮流是在改變着。

斯：是的，我知道這一點，這一點可用資本主義社會現在走入窮途一點來說明。資本家正在找尋也不能找到離開這條絕路的出路。這個出路是和這個階級底實質，這個階級底利益一致的。他們可以

局部地脫出經濟危機，但是他們可以挺胸昂頭走過而在根本上不違犯資本主義底利益的這種出路，他們是找不到的。當然，廣大的技術知識界，都感到了這點。其中最大部分，都開始覺悟到他們跟那能指出脫離絕途出路的階級是利益共同了。

威：斯大林先生，什麼是革命，並且在實踐上是怎樣，您比誰都知道的更清楚了。什末時候羣衆自己會起來起義呢？您是否認爲一切革命都爲少數所幹的事實，是個真理？

斯：爲了革命，需要領導革命的少數人。但是要是最天才、最忠實最能幹的少數人，不依靠千百萬大衆底即使是消極的支持，那末他們定是孤立無援的。

威：即使是消極？也許是潛在意識的吧。

斯：即部分地依靠於半本能部分地依靠於半自覺的援助，不過如果沒有千百萬民衆底援助，那最優秀的少數人是無能爲力的。

威：我曾注視西歐的共產主義宣傳，我以爲這一宣傳，在現代條件之下，是老套了，因爲它是暴力行動底宣傳。這一暴力，推翻社會制度底宣傳，在某一暴政完全統治時代是很得宜的。但是在統治體系反正在崩潰乃至解體的現代條件之下，就不應把重點放在叛亂上，而應該放在效力、資格、與生產率上。我以爲叛亂的調子已經甚陳腐了。從會構思的人底觀點看來，在西方的共產主義宣傳，已成爲一種障礙了。

斯：當然，舊的制度是正在被破壞着，解體着。這是對的，不過，用另一種方法，用一切辦法以擁護、拯救這個正在滅亡着的體系之新的陣痛，也製造着，這也是正確的。您從正確的認識中作出了不正確的結論。您正確地確認，舊世界是在破壞着。但您却認爲它是在自行崩潰着，那就不對了。不，一種社會制度之爲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乃是一個複雜而長期的革命過程。這不是一個簡單自發的過程，這是一種鬥爭，這是一種與階級衝突相聯系的過程。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了，但不能把它很